

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官方入选影片《风平浪静》公映

它始于态度，最后走向了许多人的内心追问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撑一条船/离开海唇八百米/有无欢喜/猫儿知……”字幕涌现，主演章宇略带苍凉的客家话在吉他和贝斯声里忽明忽暗，像极了灰蓝海天间一叶浮沉的小舟。电影同名的片尾曲淡出，宋浩的一生走完，社会、伦理、爱恨都散去，一段完整的观影就此落幕。

上周末，2020年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官方入选影片《风平浪静》公映，1990年代被篡改命运的优等生宋浩走到观众眼前。看似没来由的横祸背后，其实都有因果渊源；风平浪静的表面，一切惊涛骇浪都已发生过。影片上映后，观众对人物的终极选择、剧本的细节处理颇有不同见解，但对其间营造的氛围感、制造出的“后劲”一致称赞。

制片人顿河回忆创作的起源，三年前，他和监制黄渤、导演李霄峰在交谈中触及一个问题：优等生在多年前犯下了大错，他会怎样对待自己。这个故事，从主创的态度终于走向了观众的向内追问——快速发展的时代里，我们究竟失去了什么？有没有可能找到自己出发时的那种纯真，能不能永恒遵从内心的道德法则？

也许悲剧归咎于命运，但你是否真的别无选择

故事从15年前一个暴雨如注的台风天开始，优等生宋浩在临考前被撤换了保送资格，取代他的，是好友李唐。少年冲进漫天雨幕，想去讨个说法，哪知一场意外扳动命运的轮盘。背负着一条人命，宋浩仓皇逃离。15年后，他接到母亲回归家乡，一切似已风平浪静，与老同学潘晓霜的重逢，更使他黑洞般的人生注入一缕光。救赎与自我救赎，该何去何从？

导演李霄峰在创作阐述里揭开了故



影片《风平浪静》中，宋佳饰演的潘晓霜从人生中转站的高速收费站闯入主角的生活，她用极端浪漫的手法留住宋浩，她又在经历极致痛苦后笔直地走向生活。李霄峰说，不少女演员都不能接受这个角色，因为她太过主动了，只有宋佳一眼就喜欢上，“潘晓霜就是一个这么浪漫的人，她从不怀疑自己的选择，我也不”。

源，来源于宋佳。主创团队承认，他们最初设想的潘晓霜并不是宋佳。这与演技无关，仅仅是觉得男女主人公的形象似乎不存在爱情的太多空间。但跟随故事走完宋浩的一生，相信所有人会对宋佳演绎的潘晓霜记忆深刻。她从人生中转站的高速收费站闯入主角的生活，她用极端浪漫的手法留住宋浩，她又在经历极致痛苦后笔直地走向生活。李霄峰说，不少女演员都不能接受这个角色，因为她太过主动了，只有宋佳一眼就喜欢上，“潘晓霜就是一个这么浪漫的人，她从不怀疑自己的选择，我也不”。

义无反顾的宋佳成了很是决绝的潘晓霜，好的表演给作品留下了两段难以复制的场景。一场是情欲戏，拍摄中，导演推门去看了一眼，“他们两个裹着毯子在床上，看我时候我忽然觉得这是两个孩子，因为眼睛很干净、很无邪。”那一瞬，李霄峰觉得，他想找寻的“被遮蔽的少年心”有了。另一场宋浩送潘晓霜回家，车的挡风玻璃碎了，天空突然下起雨来，工作人员把伞递给宋佳挡雨，后者顺势就从挡风玻璃那儿撑开了伞。即兴的表演，成了后来电影里浪漫又轻松的一抹亮色，被导演称为“视听上的天作之合”。

事实上，视听是《风平浪静》走通人心的一座桥。小时候的宋浩，镜头照见过他在厨房里给母亲熬药，却从没拍过妈妈为他下厨。所以那一夜后，潘晓霜洗手做羹汤的背影，落在宋浩眼里，可能比爱情更温暖。母亲的葬礼过后，他本打算就此永别家乡，正在墓碑旁呆坐，隔壁传来的却是一曲《红河谷》，歌词里唱“人们说你就要离开村庄，我们将怀念你的微笑”映照宋浩的心理，讽刺意味尤甚。而在影片尾声，“他者”的邮轮、美声唱腔的大海啊故乡”、倒立的老人……错位的表意都在暗示，所有的虚无、癫狂已近终极。

“每个人在电影结束后都会再次想起它，想起里面探讨的社会变迁、自我的情感救赎，这就是电影的价值吧。”尹鸿说。

事的第一层内核：寓言。“他跟我曾经阅读过的一个斯巴达男孩很相似，男孩偷了只狐狸，藏在自己衣服里。但从那天起，狐狸就在疯狂啃咬他的肉，因为狐狸是偷来的，男孩只能始终隐忍不发。”寓言里的男孩和宋浩在心理上高度一致，他犯了错，最初的逃避使其余生都待在煎熬中度过。

斯巴达的寓言就此打住，电影《风平浪静》在少年成长路上还埋下了父与子、个体与社会等多重羁绊。15年后，正当宋浩在潘晓霜的光耀下重拾对生活的寄望，旧伤疤被李唐揭开。

导演李霄峰是1978年生人，他的青少年时期正与改革开放后经济高速

发展的那几年同行，他的世界观、价值观成型也曾迂回摇摆。微妙的更迭被浓缩在了他的作品里。前两部《少女哪吒》和《灰烬重生》，故事起点都在1990年代，一部讲少女反抗师长，渴望“诚实地活着”；另一部讲两个爱读《复活》的青年，因不甘忍受身边人的侮辱，决定交换杀人。到了新作《风平浪静》，被放逐的依然是传统意义里的“好学生”，被审视的仍是社会转型时的阵痛与父权中的暗面。

“每个人都在时代中被裹挟着往前跑了。是时候停下来看一看，我们做了怎样的选择。”李霄峰说，创作者不是为了表现这个世界有多么不公，而是在讲一个人如何面对自己的人生，也许悲剧归

咎于命运，但你是否真的再无他选？“或许你可以选择坚定自己的内心，而不是随波逐流。”

艺术与人性穿透力，源于表演和视听语言的双重胜利

除了对主角的终极选择存疑，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尹鸿对电影整体有着不错的评价，“《风平浪静》的效果超出预期，年轻导演李霄峰的电影才华和创作观念都让人眼前一亮”。在他看来，剧作的完整性与导演的完成度相得益彰，“表演与视听语言的匹配，让作品在艺术表现力、社会透视力、人性穿透力上，都是国产电影的佼佼者”。

饰演宋建飞的王砚辉是剧组最早定下的演员。按李霄峰的说法，“这个父亲很传统，有点不怒自威，又有点草莽气”。随后定下的是宋浩的扮演者章宇。对于王砚辉和章宇而言，这已是他俩继《我不是药神》和《无名之辈》后的第三次合作。两人戏外是好朋友，戏里是对关系复杂的父子，只要摄像机一开，章宇的眼神里就自动蒙上少年的躲闪与恐惧。好的表演，就该是浑然天成的——这些是李霄峰在开机前就想到过的。

真正惊喜的，或者说出乎预设的表

抹去音乐里的傲慢与偏见，不同曲风的交融打破“信息茧房”、促成圈层交互

打通代际传承，“我们的歌”破圈有共鸣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实习生 唐颖

一架电钢琴、两支话筒，舞台效果极简，用歌者的话说“我们玩一下”。可就是这段两分钟的即兴弹唱，何止台上的李玖和常石磊目光带泪，台下的前辈歌手、新声歌手、现场观众以及节目播出后得见这一幕的万千人，有太多被拨动了心弦。

《中国梦之声·我们的歌》最新一期播出，这段兴许是流程外的插曲恰好诠释了节目的一大价值。显见的维度里，这是一次跨越代际的合作：少时音乐路上的启蒙者而今是旋律的共谱人，所谓“传承”不过如此。另一条“隐藏”线索中，这又是一次不同音乐市场路线的会师：李玖扬名于上世纪90年代，与唱片工业鼎盛期的华语流行乐坛一路同行，卡带、CD是她俘获歌迷最寻常的媒介；常石磊自2008年为大众知晓，北京奥运会、电影单曲、电视综艺等，80后唱作人走进市场的桥梁，不止于录音棚里灌专辑。

最近十年来，许多人在疑惑广为传唱的歌为何越来越少之时，往往忽略了时代的背景。互联网、移动世界的高速发展，加剧了音乐市场受众的分层与多元裂变，我们已很难再见一支金曲包打天下的盛景。手机、剧场、电视、电影、游戏、网络直播等，撕取介质的不同，一定程度上区隔了大众的音乐喜好，导致不同代际间互不相闻，不同圈层间亦存在某种“信息茧房”。

于是，当华语流行乐坛重磅人物谭咏麟与音乐剧小生郑云龙、说唱歌手周延、网红主播冯提莫、唱跳艺人王源和希林娜依·高等新声一代共同成为《我们的歌》演唱嘉宾，这档走到第二季的音乐综艺也比去年此时生出更高一层的行业价值——抹去音乐里的傲慢与偏见，穿透代际与曲风的圈层，用不设限的碰撞来探索时代共鸣。

不同的偶像引路，让“我们”向家人再做一次自我介绍

今年夏天出道的女团成员唱功如何？从说唱综艺走红的歌手莫非要与前辈合作嗨嗨？节目正式揭晓前，关注的人与持疑惑的人可能同等数量。

关心者众，因为AB两组歌手网罗了足够多的流行音乐受众。谭咏麟、钟镇涛、



谭咏麟以“新声歌手”身份亮相音乐综艺《中国梦之声·我们的歌》，他说“每一个十年，都是新的开始”。

张信哲、孙楠、陈小春、李健、李玖、容祖儿、常石磊、邓紫棋、郑云龙、王源、冯提莫、周延、希林娜依·高、太一，他们各自的出道时间、当红之年，能对接的代际上至50后、60后，下至00后、10后。而保持疑惑的人不在少数，因为即使同为年轻一代，短视频粉丝、剧场拥趸、网综爱好者、网络直播间用户也可能“隔圈如隔山”，不少新声歌手或多或少是“甲之焦点乙之陌路”。

众歌手开嗓，谜底揭晓，固有印象被打破了一个又一个。原来，希林娜依·高在女团成员的标签下，藏着一副大气又有辨识度的好嗓子；原来，周延不仅有说唱这一招鲜，《给自己的歌》让多少人听出了一丝李宗盛的味道；原来，音乐剧里成长的郑云龙一旦摇滚起来，可以把古典腔调抹得了无痕迹……一个个“原来”，其实都在消弭音乐里的傲慢与偏见。

更珍贵的是，作为东方卫视与慈文传媒共同制作的电视综艺，每一期节目播出的时间俨然成为许多家庭在客厅里围坐畅叙的温情一刻。不同年代、不同出处的偶像引路，“我们”交汇在了同一个时间点。谭咏麟与李健合作《一生何求》，年轻些的听歌曲背后的千帆过尽；未经世事的，像后辈歌手说的那样

“即便我第一次听，也能感受到音乐里的情感”。常石磊与王源和声《我我》，两名年龄差近20岁的歌手照见彼此的过去与当下，电视机前的不同粉丝群体也跟着回溯了华语流行音乐从唱片时代迈进数字时代、分众时代的似水流年。

用一首歌的时间，年轻的“我们”推介自己的偶像，如同告诉长辈“zqsq”其实是“真情实感”的网络缩写词一样；有了阅历的“我们”在情怀里忆青春，其实是搭建了故事的场景，让年轻的90后、00后对经典有具象的代入；还有同龄的“我们”交互破圈，何尝不是在做一次自我介绍，介绍自己的音乐偏好、目之所及。

以音乐为第一语言，找寻“金曲到时代金曲”的突围路径

如果说不同代际的歌手牵引着观众最初的注意力，那么要让一档音乐综艺的热度续航，音乐才是第一语言。而对于当下的华语流行乐坛来说，经典金曲不缺，垂直领域的爆款也不少。但老歌在“情怀杀”之外还能带来什么新感动，新歌除了“圈地自萌”外能不能被更多人收进歌单，都是亟待思考的命题。

播出四期后，《我们的歌》显现出一种野心：让歌曲本身说话，由曲风的碰撞在不同世代的音乐里迸发新能量，最终找到“从金曲到时代金曲”的突围路径。

谭咏麟和李健首度同台，粤语经典《一生何求》叠加《浪子心声》，“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和“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互文；各自的金曲《水中花》和《传奇》交错，浅唱低吟的两段歌者，无论是声音抑或经历的时代背景，都在勾动情怀之余形成了人生哲学上的互补与映照。

前辈歌手间的合作品得出人生，而新声与前辈、新声与新声间的交织，纷纷把创新、个性、时代元素，做了更大化。容祖儿和希林娜依·高演绎的《母系社会》，在原唱张惠妹2015年的专辑《阿密特2》中其实不算主打歌，被视为当时金曲奖年度最佳歌曲奖的遗珠。此番在《我们的歌》被重新演绎，曲中表达的女性意识被不同世代的女歌手诠释，赢得了大众市场认可，在音乐平台上仅评论已突破万条。周延以自己的音乐偶像陈小春共演绎《友情岁月》，一段说唱为特定故事背景的老歌注入新鲜灵魂。郑云龙先和常石磊同唱《橄榄树》，虽没大刀阔斧地改编曲风，但电子元素恰如其分地为整首作品添加梦幻感，贴近当下时尚。他再和孙楠双挑战粤语歌，《敢爱敢做》为观众提供了宛如音乐剧般的沉浸舞美。以古典旋律为基础的《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是李玖的童年记忆，在邓紫棋的高音下，老歌散发出别样意趣。而她俩合体唱响《刀马旦》，竞演舞台化作演唱现场，传统戏曲元素是否会在一首邓紫棋的新歌里出现，可期可望。

我们在谈论音乐作品时，即使身处不同时代背景之下，素来希望它能立于潮头、保持源源不断的创作活力与创新能力。因此，当“两代歌手”和“时代金曲”共同叙事时，观众会乐见，歌手间虽有年龄阅历上的差距，但他们对于音乐的理解和观点并不对立，反而是相互欣赏、相互融合的。这或许就是节目所倡导的青春模样。

四期过后，《我们的歌》相关话题在微博上的阅读量为101.2亿。参考社会学伊莱休·卡茨所提出的“使用与满足”理论——受众始终是带着目的的，基于心理或者社会的需求，想借助媒介来满足需求。今天的音乐受众把对于金曲的向往寄托于公共媒体中，穿透了各代曲风的新演绎又恰好满足了此类需求，这便难怪，节目引发了可观的声量。而大众更为期待的时代金曲，或就有可能从不设限、不凝固的演唱现场发端。

■本报记者 姜方

指尖有蝴蝶飞过，耳畔有巴赫响起，光影与音乐交织，为观众带来全新艺术体验。11月6日~7日连续两晚，上海交响乐团首度联手全球第二座数字艺术美术馆“无界美术馆”，不设舞台，在科幻互动光影中为观众“零距离”带来莫扎特、圣-桑、德彪西等大师经典。

teamLab无界上海是根据teamLab艺术团体的作品群打造的“没有地图的美术馆”。上海交响乐团联手走进“无界美术馆”的五个作品空间，根据不同作品空间的艺术理念、呈现形式、情绪表达来选择乐器，设定风格与之相融的表演形式和曲目，为观众准确而极致地传递艺术与情感。

比如，“超越边界”是以声光打造的水世界，其中“水粒子的世界”激起竖琴演奏家陈蕾的兴趣，在这里她演奏了罗尔夫·劳弗兰的《秘密花园》。“光之雕刻”的世界就像用一个用灯光制造的小宇宙。上海交响乐团的大提琴首席朱琳和大提琴演奏家陈少俊就在这个小宇宙中，演绎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让人们在大提琴的沉吟中感受宇宙的浩瀚。单簧管演奏家戴乐和长笛演奏家龚霄云在“蝴蝶小屋”吹响了莫扎特、圣-桑、德彪西及巴赫的作品。小提琴演奏家时震宇则在“生生无止境”，通过德彪西、维瓦尔德、皮亚佐拉、弗兰克等作曲大师的小提琴作品，展示生命的苍茫。同为小提琴演奏家的黄娜在该展览极为代表性的“灯森林”里尽情展示巴赫的深邃思想和丰富情感。

作为“无界美术馆”一周年馆庆的重头戏，这两场音乐会彻底打破台上台下界限。在演奏者浸入美术馆艺术空间的同时，观众亦可进入演奏区域近距离观赏演出，调动所有感官去享受音乐和数字艺术作品结合带来的美好体验。上海交响乐团与顶级数字艺术团体的联手，则消弭了艺术的“门类”之见，提供了聆听古典音乐的另类方式。

上海交响乐团为古典音乐行业带来新思维的“造圈”行动，从来没有间断过。比如上海夏季音乐节每年都会设置大篇幅音乐和跨界节目；两次开市的“馄饨皮集市”，尝试让音乐和生活有机结合，营造出城市街区浓浓烟火气；近期乐团携手上海银行创办的“尚乐舞台大师班”，为普通琴童搭出豪华教师阵容，点燃孩童音乐梦想；乐团与中国原创IP“王者荣耀”合作，则让游戏圈和乐迷圈充分流动，成为霸屏的“破圈”事件。

“上海交响主动‘造圈’，造的是古典音乐的可期未来。”上海交响乐团团长周平说，只有不断突破和创新，才能让这个品牌保持源源不竭的活力。“我们致力于让古典乐迷、古典音乐有机会和其他艺术形式与门类相融合，促使原本彼此陌生、生活轨迹不同的观众群，能在一个新的圈层里相遇、沟通和交流，共同创造新的文化体验。这种碰撞也会反哺给古典音乐一些新思维、新方式。”



乐手在科幻互动光影中为观众带来大师经典。(上海交响乐团供图)

上海交响乐团联手『无界美术馆』打造沉浸式演出，为行业注入新思维
美术馆里听古典音乐，可以这么『炫』